

楚

辭

新

集

註

楚辭卷五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澗關 受業 楊鸞校

遠遊

遠遊寓言也。自沈汨羅，即是遠遊。遠遊之樂，即  
是自沈之樂。篇中時俗迫阨，鬱結誰語，愁悽增  
悲。高陽既遠，免衆患，軒轅不可攀，嘉炎德，寂寞  
無人，皆是自沈之恨。觀其全部，若身死之後，惟

恐有知恨無已者，何長生之足樂乎。茲兩寫水遊，又極寫水遊之樂，明是寫自沈之樂，如以余言爲不然，仙道已成，不以咸池承雲二女九韶，極寫仙宮之樂何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迫，窘逼。阨，限。本作阨。塞，輕舉。輕身。高舉。質，資。性，馬。何，託。憑，依。乘，駕車。沈，濁昏暗。汙，穢不潔。鬱，結。思慮。

煩寃也。耿耿猶傲傲，不寐貌。營營猶曰榮榮，亦耿耿之意。勤勞苦也。言甚悲時俗迫阨，欲遠遊而無因。將何所憑駕而上乎？遭逢濁穢，無可告語。不忍長愁，無思慮營營，乃可長生。魂營營至曙，願遠遊而不能也。天地無盡，人生勞苦，只須臾耳。往者不及來者，不開鬱結，誰語。惟有長生，可以脫此迫阨。此遠遊篇之所以作也。言外見世之惠迪而未盡吉，從逆而未盡凶者，吾須臾而死，抱恨無涯，如得長生，庶目睹來者之究竟，何如亦無恨也。嗚呼遠矣。

右一段所以遠遊之故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

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  
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  
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  
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

遙思，思遠遊無因，元懷，懷登仙之道，招恨，惆悵驚  
貌，荒忽無依據，流蕩無定，悽痛也，列仙傳，赤松子  
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  
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  
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清塵猶  
言清風，則法，延長也，傳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  
龍之體，心尾箕之星，所謂天辰也，莊子曰，傳說得  
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音義云，今尾上有傳說星是也，羨，念慕也，列仙  
傳，齊人韓終爲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

幽勝穆美也。形浸遠，即上文與之五之義。言遠而增悲，不得遠遊之門，亦返獨留時去形實，何益之有。惟當內省以端所歸，求天地之正氣，此長生之門也。虛靜則不思，恬淡則不悲，無為則神不遽忽，形不枯槁，此即赤松之壽也。故聞風願承遠則休德而登仙，其可貴可羨者，世真人身與化去而聲名日延，非虛聞也。然能遠遊也，既也，可奇者，形漸遠而離人，遠遊也，既也，可操，求正氣，究是聖賢學，以此事也，有句難，人有聲名，可見忠臣孝子，義士烈女，即是壽也。右二段，求正氣而得其門，古歷有其人，遠遊也，聞也。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髮鬢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鄰。

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  
耀靈晷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萎。聊  
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  
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琴瑟猶依稊氣昏濁之氣。淑善邇，與尤同。德言  
其氣若而慈尤。謂衆患時俗迥隔一切事也。經靈  
日，畢閃光貌。言行之速，淪沉零落也。言求正氣者  
氣能變化則形能高舉，忽若鬼神，明明往來天地  
間，而依稀見之，不可端倪。超然忘善而絕尤，永久  
不返，故都時俗迥隔，不能加害我之所如。世莫能  
知其樂如此，但天時迅速，恐一身將老，所學無成。  
然高陽以遠，致君三五之志，無可法程。若不學無  
更無

右三段正氣變化，仙成免患，雖慮無成，而高陽已遠，非學仙不可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呼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胡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元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全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門



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列仙傳曰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羸物不精修煉已久神明日清羸穢日除自己可有受教之地也南風曰凱風南巢舊說以爲南方鳳鳥之巢非湯放桀之居巢也宿與肅通審究問曰者王子之言受心受傳言傳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滑亂而汝一專孔甚也言春秋既不可淹故居既不可留軒轅既不可攀援惟有從王喬娛戲而已遠遊之志已決於是順風南遊南巢一息乃見王子審問道要王子曰道可心授不可言傳無內無外其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彼將自臻自然壹氣之甚神者中夜自存虛以待之一念勿舉無爲之先自然之境也庶類自成萬化自出此和德之門也朱晦翁云蒼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王子之言止此

右四段先修受教之地，後得受道之門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

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目兮九陽。吸

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脫顏兮，精

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泐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無敵也。仍因就羽人飛仙丹邱書夜常明之處，不死之鄉。仙靈之所在，湯谷見天問。九陽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日居上枝，亦寓言耳。日入爲飛泉。琬琰，玉名。頰美貌。一曰斂容貌，脫澤醇厚，粹不雜，質銷鑠，所謂形解變化也。泐約，柔弱貌。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焉，洵約若處子，要眇深遠，貌淫縱也。言閔王子至貴之言，忽遠遊而行，因飛仙留仙靈之宅，湯谷

九陽朝暉夕曠飛泉琬琰吸液懷英容色潤澤  
精神專一形解變化遂微妙而無所不之也

右五段聞王子之至道朝夕修鍊形神俱妙將無  
所不之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寥寞其無人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淹浮雲而上征

載猶加營猶熒熒熒鬼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霞  
與暹通謂遠也魂常剛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鬼常  
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鬼  
不死遂能登仙遠去有托乘而上征也  
言外見如此嘉處竟無人可語舍之而仙也

命天閭其開闔兮排閭闔而望子焉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人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闈。

排推望子，須我之來，與駿經倚闈闈而望子者，意不同。豐隆雲師，大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星名，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太儀，天帝之庭也。於微闈，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遊大儀，天帝之居，從此而臨北方。

中，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透蛇<sup>怡</sup>。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駢連蜷以驕驚。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行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洛水盛服，銜下夾轅兩馬，駢銜外挽，軻兩馬連塔。  
句蹄驕驚，馬行縱恣，膠葛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  
斑駁文漫，行無極貌。句芒，木神，月令東方甲乙，其  
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  
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此從北方而過東方也。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  
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  
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  
鳳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

太皓即太皞，始結罔罟，以畋以漁，制立庖厨，天下  
號之爲庖犧氏。飛廉，口見騷經，徑直也。西方庚辛  
與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左傳曰：  
金正曰：蓐收，此從東方右轉而過西方也。

擊慧星，曰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  
叛陸離其上下兮，

遊驚霧之流波或時曖隳其曠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

彗星形如彗掃、旄即旌、斗柄北斗之柄、所爲杓也、麾旗屬、叛絲隸分散之貌、曖隳味暗、曠日不明、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奔屬、奔走相從也、厲、憑凌之意、從西方且遊、流波、未遊北方、先召其神相從、蓋將遊也、

右六段自南州上征而至天宮至東至西乃遊流波而稍息也、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橋、內欣欣而自美兮、

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  
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  
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

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恣睢放肆担橋軒舉淫  
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邊  
旁謂兩騂直馳直過而不留往者去南疑而遊方  
外之流波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  
九疑言求仙之意木欲忘歸受道得仙遊歷萬方  
升天乘雲役使百神忽望楚國思念故舊太息流  
涕乃抑志遠舉直過炎帝而去  
不遊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也

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澗漭而自浮肥也祝融戒而還衡兮

騰告鸞鳥迎處妃、張咸池、秦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  
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憑夷、玄螭蟲象並出、  
暹兮、形繆虬而透蛇、怡雌蜺便娟、  
呂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  
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  
馬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  
騫兮、遠絕垠乎寒門、  
鞅迅風於清源兮、  
從顓頊乎增冰、

沛流貌、涸澆水盛貌、方道、易恒卦、君子以立不易方、註方猶道也、流波之遊、在王子所受之道外、即意中之汨羅也、戒諭告、還衛回車也、周禮有大咸堯樂、又樂記云、咸池備矣、註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池施、言德無不施也、呂氏春秋云、承雲顓頊樂、無終極、無已時也、二女娥皇女英御



侍也。九韶已見騷經。湘靈湘水之神。海若海神號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水仙。莊子亦云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又曰河伯也。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也。蟠虬盤曲貌。便始輕麗貌。撓纒。煮舉也。博衍寬平之意。焉何也。以上皆言水中之樂也。遑遠絕垠天之邊際。寒門北極之門。軼從後出。前迅疾也。北方壬癸。其帝颯珥。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冰。言將遊南疑。忽覽道外潤菴之流波。乃戒祝融還車不遊。遂自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迎處妃奏雅樂。湘靈之瑟。馮夷之舞。水中諸物無不效順合奏之久。其樂如此。更欲何逝。以徘徊乎流波之遊。既遂。乃至北方也。

右七段直過九疑極水遊之樂。然後至北方而即還也。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

爲予先乎平路、經營四方、今周流六漠、上至列缺、今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今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今聽恂恂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今與泰初而爲鄰。

間維孝、綽曰：天有六間，北有四維，黔羸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反顧者，末遊北方，同視而遠也。六漠謂六合，列缺，天隙，電照也。列子云：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崢嶸深遠，貌寥廓廣遠，恂恂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方歷北方之徒，徑忽乘間，維返顧，乃召造化之神，先道平路，上下四方，無見無聞，至超無爲，與太初爲鄰，真可以後天不老，而周三光矣。下視人世，變益之間，千百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

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三閭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

右八段仙道已成也文是仙道已成之樂意是汨羅自沈之樂也求仙而云悲時俗之迫阨則意不在仙可知其曰聲名日延是仙人惟有聲名而已然則忠臣孝子烈婦貞士即仙人矣故兩遊流波極寫遊流波之樂異日畢志汨羅至今與日月爭光其與往古所傳之白日飛升者果何如哉楚辭屢用東西南北文皆不同此篇寫從帝居臨北方却不遊而去至東至西而遊流波又過南方

而去、極寫水遊之樂、未寫北遊、四句而已、作法之  
變化如此、

楚辭卷六

汝州 宗姪 啟賢總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韓城 受業 薛澍校

九辯

此篇應在未卷、仍錄於此、存古也。

太史公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詞、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子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今讀玉所作九辯、閔其師忠而見放、然三閔、煥若神明矣、此亦清則寒潭千尺、峻則天外三峰、

九辯之後豈復有九辯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悲哉一讀秋之爲氣至變衰一讀言秋者一歲之陰氣草木零落百物凋悴忠臣志士遭讒放逐者感事興懷尤切悲歎也蕭瑟寒涼之意慄慄猶棲檜也若在遠行遷旅之中而登高望遠臨流歎逝以送將歸之人西離別之懷動家鄉之念可悲之甚也若在者非真在也言秋之悽愴如此之可悲也二字直

貫下句

一段秋氣可悲如此

沈寥兮天高而氣清

當作

淅瀟兮收潦而水清  
憫悽

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廩

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

兮而私自憐

澄字書水靜而清謝靈運詩秋水共澄鮮斷未有連句重韵理

沈寥曠蕩空虛也或曰蕭條無雲貌清無垢穢寂

無人聲寥空虛收潦水清川入夏濁至秋而清愴

悵悲痛貌歎泣歎貌薄寒秋氣微寒中傷也如中

酒之中愴怳恨皆失意貌去故就新別離也坎

廩不平廓落空寂惆悵悲哀也天水澄清而愴悵

增歎者乃薄寒之中人也別離失職羈旅獨處而

惆悵自憐其悲何如

二段言秋氣悲人如此天高二句秋也中人以下

悲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靡靡而南遊兮、  
鴟鷃啁嘶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  
時亶亶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翩翩飛貌、靡靡雁鳴、雁陰起則南、陽起則北、避寒  
煖也、鴟鷃似鶴、黃白色、啁嘶聲繁細貌、申致、猶至  
旦也、亶亶進貌、過中謂漸衰暮、蹇語詞、燕既辭歸、  
蟬亦無聲、鴻雁南遊、鴟鷃悲鳴、物之悲秋如此、吾  
於時獨申旦不寐、聞蟋蟀而  
生哀者、常衰暮而無成也、

三段物情之悲秋如此、而我之悲秋更深也、

右一

首句以悲秋起、下分應之一段合寫、二段分寫、



三段又合寫然通章皆題前虛寫也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釋去鄉辭家

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

廓空有美一人謂三閭解來遠客放江南薄止也

一段悲其師之見放也

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

煩愴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

車既駕兮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

此君字指楚王而言食事食與事也揭去也思君之專至不可化蓄積而至忘食事願一見申意而

君心乖離故車駕復歸者因隔絕而傷悲也

二段美人思君而不得見也

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  
恍慨絕兮不得中瞽亂兮迷惑  
私自憐兮何極心怳怳兮諒直

軾車軾下縱橫木軾所憑以為敬者怳怳心急貌太息涕下慷慨之極終不得見中懷迷亂其怳怳者諒直之心私自憐惜無有窮時也亦是倒句

三段美人悲痛無已也宋玉追述其師思君之心也

古二

此章首節即出三閭，緊接上章言放逐之後，不得再見，心存諒直，無已時也。單寫悲字。

望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廩秋，秋氣廩然而寒也。奄，忽也。遽也。離披，分散貌。梧桐楸梓，皆早凋。襲，入。藹，繁茂。余，宋玉爲三閭之自余也。凡言余及我者，皆放此。萎，草木枯。約，窮。梧楸，喻三閭之放。去白日二句，喻將死也。四時平分而秋獨堪悲者，百草萎，露，梧楸離披，物之悲也。去白日而入長夜，離芳藹而即萎約，人之悲也。一段遭時堪悲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馘條而沈臧。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挈而交橫。顏滛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前櫛慘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疼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摩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伴。歲忽忽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

戒白露喻遠避嚴霜喻見放中重也恢台廣大貌  
馘陷條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而沈藏也  
菸邑傷壞煩挈擾亂滛溢積漸罷毀也乏也萎枯  
死前木枝竦也櫛慘樹長貌瘳血敗惟思紛糅衆  
雜等持騑駘馬下節按節道迤盡將長也承上怡  
楸而言白露嚴霜秋殺冬藏枝葉顏色萎黃鉤條

惟其紛採如此，是將死矣，使死而有益，失時有益矣。今死而無益，失時而無當矣。喻已之死而無益於國也。故道遙相侔，可以不死，忽念歲忽道盡，恐余生亦有限也。

二段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也。

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倥傯。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倥傯，狂遽貌。澹容，與徐步倚立。盪搖動貌。方猶端。仰望也。余生不辰，所憂多方。一死不足以盡之。生不逢時，獨倚西堂，聽蟋蟀之鳴而憂心多方。是以仰月步星，永夜不寐也。

三段自悼生不逢時，憂心不寐，秋夜獨倚也。

右三

首段以四時起秋，次段以木之搖落感已之歲  
月，暗合秋字，三段以秋夜徙倚，明點秋字，結通  
章，合寫悲秋也。

竊悲夫，蕙華之魯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魯華之無  
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  
於衆芳。

魯重敷布，旖旎盛貌，都大房北堂，詩所謂肯葢，古  
人植花草之處也，初不料蕙之無實，詎湯子竟至  
於此者，本以君獨服，其蕙而竟不然也。

一段、歎君恩之不終也、

閱竒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憫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

竒思謂忠信、通感通、惜忠信不能感君也、有明有以自明、重深念、生離、遷放、願一見自明、再放、遂而無怨也、倒句、三閤多此法、一曰無怨無罪也、言無罪而再放、遂也、亦通、

二段、自歎其不能感通君心也、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闔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漑、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書云鬱陶乎予心，天子有九門，謂闕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狺犬爭吠，聲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淫溢逾濫，言非不思君而九重深遠，猛犬吠而闕梁閉，不得至也。然秋霖淫溢，何時得乾，天恩之濫如此，而我獨不蒙其澤，故仰浮雲而長歎也。

三段君臣隔絕也。  
右四

蕙華飄揚，比中暗含秋字，中間單寫悲字，末段方明點秋字結。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今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



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雁皆啜夫梁藻，今鳳愈飄翔而高舉。

昔繩改錯而曰工巧者，反詞執轡者非善御之人。騏驥今有而王良今無也。啜喋鳥雁食醜梁米名。藻水草言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翔高舉言賢者避世窟山谷也。

一段有賢而不能用也。

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銜枚所以止言者，枚狀如箸，橫銜之，兩頭有繩結於頭後，渥厚洽澤也。太公事見前篇，今日難入昔

日渥洽安知他日不匹合乎但恐已無太公之壽不能待他日之匹合也

二段恐余壽弗將難冀其復用也

謂騏驥兮安歸一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sup>戶</sup>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

安歸安棲即上文遠去高舉之意相者謂相馬者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即舉肥之意古俗已衰故騏驥將安歸而鳳將安棲相者舉肥故騏伏而鳳飛夫鳥獸猶知懷德何獨言賢士之不處乎

三段言有德則異物可懷無德則同類莫致賢士

豈不及鳥獸乎。

鬻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妄食。君奔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服駕車絕端謂絕其端緒伏匿高飛驥不求服鳳不妄食言既放賢士而欲求忠臣安可得乎如是則當伏匿高飛矣而我之所以不絕端者不敢忘初之厚德也故至於悲愁而無極耳

四段終不敢忘初德而遠去也。

右五

此章雖單寫悲字，而中間太公九十却承三章

余壽弗將來，亦是暗承秋意也。

霜露慘淒而交下兮，心尚委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堊草同死。

晉語：二帝用師以相濟也。註：濟當讀為擠，字書滅也。泊止，莽莽草盛，將至謂將死，與堊草同也。霜露下而霰雪加，喻衰亂之愈甚也。尚幸不至滅絕，而今乃知遭命之將至，猶願幸而有待，而恐卒不能免，與草莽同盡也。

一段言楚之衰亂已極，已不能獨生也。

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

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今自厭按而學誦性  
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  
兮恐時世之不固回當

作同

厭按皆抑止之意言欲速則不達欲緩則無門故  
自抑而止也學誦九章有惜誦誦言也當謂學其  
言也褊急也狹也從容宛轉委曲之意申包胥楚  
大夫伍子胥得罪於楚將適吳見申包胥謂曰我  
必亡郢申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奔吳  
爲吳王闔閭臣與兵伐楚破郢昭王出奔於旱申  
包胥乃之秦請救兵鶴立於秦庭啼呼悲泣七日  
七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於口秦伯哀之爲發兵救  
楚昭王復國言願不待价紹而遊君之所則路已  
壅絕無由而通欲循正道平行又不知何所從入  
故迷惑自抑止而但學其誦言著書明志也然性  
甚愚淺信未通達從容之道已雖能爲包胥之事

但恐時世不同耳、

二段言楚亡而已不能如古人之能存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造獨耿介而不隨兮、

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樂

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告

詩俗工巧反言

是意也文最明

三段不能隨時俗而慕先聖之守高也、

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

兮願託志乎素餐素餐塞克儷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

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發食餐三字同

媮即媮也。詩人言不素餐兮，見伐檀篇。素空餐食謂無功德而空食其祿也。克倨記作克訓，注謂喜失節貌。御止，陽春喻治世，反應悲秋也。言衣食固欲其溫飽，但不可以非義而苟媮以得之耳。故寧不素餐，無衣裘而饑凍以死，而不得再見陽春也。

四段言困阨而死，不能再見陽春，知楚之必亡，不能復興也。

右六

此章起句明點秋字，中二段單寫悲字，末段又以冬春夾寫秋字，含而不露，無法不備。

觀秒秋之遙夜兮心繚悵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  
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  
儷偕、

觀與靜同、秒末、繚繳繞、悵悲結、連遠、遞更易、陰陽  
即春秋、儷偶也、不可偶而與之偕、言已不能與四  
時并  
去也、

一段遙夜自哀、四時易逝而已、不易逝也、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  
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奪兮、然悵悵而無  
冀、中惜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



晚晚景映入落銷鑠減毀謂缺也弛放搖動冀望也日月道盡心之所以時搖時悅者竊有冀也今已無冀故悽愴而增歎也

二段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而心無可冀爲可哀也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嚶廓而無處事<sub>毛</sub>聲壺而覲進兮

蹇淹留而躊躇

毛

嚶廓空也無可共處之人也壺壺不倦意易繫辭成天下之喪壺覲幸希望也言老無可處之人而覲事之有進故躊躇不已也

三段總結上二段之日月易邁痛楚國更無一人也

右七

一段合寫悲秋、二段先寫秋、後寫悲、三段合寫

悲秋結

何<sup>何</sup>汜濫之浮雲兮、標我靡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

然露晷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

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黜黜而汗之、

我速疾貌、露雲覆日、晷陰風、料、量、黜黜、垢汗、沾辱也、昭昭之忠、露晷莫達、猶浮雲之蔽月、盡忠而被君之汗辱、猶浮雲之蒙日也、

一段、上下俱為浮雲蒙蔽、而忠臣所以不用也、

堯舜之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賦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黜黜而有瑕。何况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瞭明、險巇、危險、黜黜、冥冥、黜黜、日月、使有瑕也、膠加、戾也、言聖如堯舜、尚被惡名、何况於我、天下且然、何况一國哉

二段承上段而言，上下之蒙蔽，不足怪也。

被被荷稠刀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論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踳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

今恐田野而蕪穢事繇繇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  
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

荷芙蓉裊裊祇裊晏晏盛貌帶佩借爲用意潢洋洋浩蕩不著人也驕美自矜其美伐武自誇其武負恃左右佞臣耿介亦剛勇之意愠怒憚懣也蹇蹀行貌農夫輟耕而容與言不恤國政而嬉遊也綿綿不絕多私狗已意任女謁聽讒言之類雷同雷聲相似自同無異也以荷爲裊有美名而無實用人君矜能自用恃左右之剛勇憎忠直愠憚之修美而妬夫人虛假之慷慨猶言惡若口直諫之良藥而好諂媚也於是諱諂日進忠臣愈踈不恤國政譬農夫之輟耕田野蕪穢而又繇繇多私吾竊悼後此意敗之無救而世方雷同是以

與衆不核而聰明謙蔽國事膠加也  
三段小人之假忠信人君之自矜不察也

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  
羗儻忽而難當、卒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修飾窺鏡謂修德行政而聽人言考往事以自鑑也尚可竄藏言尚可以潛伏而不至於滅亡也寄言欲附此言以諫其君而流星去速既不可值則卒爲靡蔽而不可解矣

四段欲諫而不可得也

右八

一段比賦相間各以四句二段八句中以比間  
二句三段比起二句賦六句比二句賦四句末  
段皆賦錯綜變化之甚亦是單寫悲字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  
分心焉、取此怵惕、棄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

舉任用稷契禹益高枕安卧而國治怵惕畏懼強  
策喻威刑瀏瀏如水之流重介兩重甲也言所任  
得人無怨於天下則不假威刑自成美  
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

一段言治國在任賢不在甲兵城郭也、

遭翼翼而無終兮、愧惛惛而愁約、要生天地之若過兮、  
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  
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愁而自苦、

道行不進，約窮約，生天地，謂人生天地之間，若過言如行所經歷，不久留也。古詩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也。拘愁愚也。言迫遑愁約時，百年且暮，已不能立功，而尚欲布名天下，徒愚味自苦耳。二段，立功之志不由也。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察兮，馬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焉紛怵怵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工本

音錄 忠郭通韻  
此兩句一韻也

功名且無論，洋洋無極，尚不知稅駕何方。本國之人尚不能用，豈能求之他國乎。二句收上，二句起

下事咸見前篇。著意猶言著乎心，言存於心而不釋也。桓公惟心常在於求賢，故聞甯戚之歌而知其非常人也。怵怵專一貌。

三段不能求之他國，而本國之人已被妬鄣也。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瘳精氣之搏搏兮，騫諸神之湛湛。中騶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茈茈兮，右蒼龍之躍躍。物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魚前輕鯨之鏘鏘兮，後輜棄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



既爲讒妬所鄙故願乞身而去也精氣謂日月持  
 與團同湛湛厚集貌習習飛動貌豐豐言多也芟  
 芟飛揚之貌躍躍行貌闐闐鼓聲銜銜亦行貌輕  
 輶車之輕而有窗者招蒐注云軒輶皆輕車名輶  
 輶從從皆鸞聲委蛇盤紆容容布列前後也輶駟  
 車前衣車後者以上極駕放志雲中之適也推按  
 也按詩大雅旱既太甚則不可推疏推是遠離之  
 辭減潛匿之意說文恙憂也一曰虫入腹食人心  
 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願乞身而去  
 載日月駢虹霓逐諸神周羣靈朱雀蒼龍雷師飛  
 廉左右奔走放志雲遊其適如此遂遠離潛減但  
 我專一於君心不可化若以皇天之靈得及吾君  
 無恙之時而復還  
 焉是吾之深願也  
 四段願乞身遠去而終不忘君也言外欲早死於

楚君無恙之先也

有力

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已志之不申次願乞身以遠去而終不忘籲天以正其君也

按禮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字書云微辯諷諭也辯與辨同九篇中悲秋二字或分合長短比賦兼陳而藕斷絲聯深得諷諭之旨亦可謂善述其志者矣

楚辭卷六

卜居

受業武進 劉綸校

三閭忠而見放、彭咸自矢、不疑何卜、或然默默而已、其誰知乎、其誰語乎、其鬼神乎、此卜居之所以作乎、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右一段求卜之故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悃  
悃歎歎。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  
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  
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自保貞乎。  
將呶訾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  
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  
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  
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鴛馬之迹乎。寧與黃  
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正策著莖正之將以筮也龜龜底殼揲之將以  
卜也四字見曲禮桐欵誠實傾盡之貌朴質筮來  
來者勞之也鋤去穢助苗也游徧謁大人猶貴人  
哂訾以言求媾粟從米說隨其從木者謹飭也非  
是斯辭也啞啞儒兒強語笑貌婦人益謂鄭袖突  
梯滑澁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絮謂韋束  
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祭之是以突  
梯滑稽而無所止也駒馬之未壯者鳧野鴨亢舉  
輒車轅前衛黃鸝大鳥一舉十里鶯鳴也八將字  
八寧字只是邪正二字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  
也

右二段求卜正文

世潤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  
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

貞

蟬翼言輕薄黃鐘謂鐘之律中黃鐘者器極大而聲最閑瓦釜無聲之物雷鳴反擊之作聲如雷鳴也張自侈大左傳曰隨張必弃小國七句罵時俗如此吁嗟自嘆遭時不偶也若默然不言則世有  
何人知我乎此句作卜居篇之本懷也

右三段遭時不偶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等捨謝辭尺長於寸然為尺而不足則有短矣矣寸短於尺然為寸而有餘則有長者矣物有所不

起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之類，智有所不明，慧  
知不徧物，孔子不如農圃之類，數有所不逮，如言  
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既是動物，不無贏縮之類，  
是也。神有所不通，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  
伯夷餓死，首陽盜跖  
壽終，燔下之類是也。

右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此篇四段，一段求卜之故，二段應心煩意亂，三段  
應竭知盡忠二句，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知字  
起，知字應，知字結章法井然。

漁父

受業句容

程泗校

漁父見舉世無可語之人也。寧赴湘流，聲情俱痛，志決矣。我與我周旋久，聊語我耳。太史公次懷沙於此篇之後，有以夫。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右一段敘既放之由。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



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餉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蕩？

餉，食飲也。糟，醜也。皆酒滓也。以水霽糟曰醜。醜，薄酒也。言何不隨時浮沉而自取其放也。

右二段設為問詞，以起下文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右三段志不受污，寧死不回也，一篇正意。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莞散笑、纓鼓枻、扣船舷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下流。見禹貢。纓冠系也。不復與三閭言、與前舉世字相應。結不能與世推移也。

右四段見舉世無可言者也。通篇之意言我非不知與世推移、可以苟生、但志不受污、寧葬江魚腹中耳。

通篇四段前兩段兩何故字、兩皆字、兩獨字、兩何不字、作呼應、後兩段兩必字、兩安能字、兩去字、作

呼應章法井然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後遂無完人三閭若豫知後世之鄙夫迂儒必有過論者嗟乎漢唐後論人嚴於仲尼吾不知其自視居何等也

楚辭卷七

汝州 宗姪 故賢編

蒲城

屈復梅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江西 受業管之案校

招魂

招魂者三閭之所作也。魂魄離散，自招於生前也。太史公傳贊讀招魂，悲其志。此篇首帝曰：我欲輔之，助成其志也。篇中欲召還而興楚國，自喻其志也。若乃痛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雖寫

篇末又隱躍言外，有懷莫展，生何如死，究未明出志字，幽愁隱痛，水霧烟霏，嗚呼，子長可謂善讀矣。

朕幼清以廉潔，今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朕我幼少，自幼清廉不污，言其性然也。服行沫，真味同牽引，蕪穢不清潔，盛德即上廉潔義，上君考。

察無所考，蔽於讒佞也。離遭殃禍，愁苦遷放。帝天  
音，女曰巫陽，其名也。人謂三閭掌夢上帝者，為上  
帝掌生死者，謝凋落謂死也。與莊子孔子其謝之  
已，義同。言我自少清廉不污，行義不沫，雖主此盛  
德，而為世俗牽引，蒙以蕪穢之名，上無所考，遂長  
遭殃禍而愁苦。至於魂魄離散，上帝憫之，乃告巫  
陽曰：有賢人在下，我欲輔助之，使得行其素志。然  
其魂魄離散，身將顛沛，汝其筮問所在，求而與之，  
使反其身也。巫陽對曰：死而招魂，掌夢者之事。今  
其人未死而生，招焉，則帝命不可從也。如必使筮  
之後，且將不得復用巫陽之技矣。

一段自明其為生招也。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舍  
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些，去聲。

恒常幹體，此說文云語詞，乃楚人舊俗，舍置，祥善也。總提四方，下歷詆其不善而盛稱楚國之樂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

託寄，八尺曰仞，索求，鑠銷，彼謂其處居人，釋解，背服也，東方不可居，文自明。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綦綦，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醢，畫題額，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南方人常食鹿，得人之肉，則用以祭神，復以其骨爲醬而食。

之、今湖南北有殺人祭鬼者、即其遺俗、變大蛇、亦蛇、九首、一身、九頭、儵忽疾急、貌說已見天問、注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黍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螿、若象、玄蠶、若壺、些、五穀不生、藜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彿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

流沙已見騷經、靡碎曠宇、無人之土、螿蚺、蚺、壺、乾、藜、藜叢生、菅茅屬、高者至丈餘、可以食牛、倚依也、西方之土、廣大遙遠、無所臻極、雖欲彷彿、求所依止、不可得也、自遺賊、自予賊害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言北方常寒，其水重累，峨峨如山，飛雪千里，無地可居也。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闕，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僂僂些。懸人以娛，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忘身些。

虎豹九闕，言天門九重，虎豹守之，下人有欲上者，則齧殺之也。又有丈夫一身九頭，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數也。從豎僂僂衆貌，投適，瞑合也。死而不安，則曰不合。言投人已訖，致其所受之命於天帝。

然後乃得合  
目而安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宜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  
敦脈血拇逐人駸駸些虎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  
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虎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后  
土之侯伯約屈鬻鬻利角貌其身九屈有角觸害  
人也敦厚脈背拇手大指駸駸走貌  
參三甘美言此物食人以爲甘美也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身也秦篝齊縵  
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修門郢城門已見九章工巧男巫曰祝背倍也倍  
行以鄉魂先行以導之也篝落又曰籠也可熏衣

纓綫、綿纒、絡縛也。秦齊鄭蓋其國工善爲此。招具  
即謂此上三物。禮所謂上服。該亦備也。嘯呼即所  
謂享也。

二段言上下四方皆不如故居也。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  
楹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  
汜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

天地二句總收上文賊害姦惡即上所言虎豹等  
也。像蓋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也。四  
句結上起下。邃深。楹榭從曰楹。橫曰榭。軒樓版。層  
累皆重也。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又曰凡屋無

室曰榭臨高山言其高出於山上而下臨其山也  
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貝使如羅網之狀  
即漢所謂罽罽而程泰之以爲今之亮囅是也朱  
緩者以朱丹飾其交綬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  
屬也突深隱暗處爾雅東南隅謂之突厦大屋謂  
溫宇也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流源  
爲川注谿爲谷徑過復反也言所居之舍激導川  
水往過園庭四通反覆其流急疾又潔淨也光風  
謂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汜猶汎汎搖  
動貌崇高也西南隅謂之奧朱塵朱塗承塵筵竹  
席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言風自蘭蕙之間經由堂  
中以入於奧與塵筵之間也以故居之堂宇高遠  
華煥招  
之也

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  
翳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砥礪石、穀梁云、天子之栝、斲之、礪之、加密石焉、  
云、以細石磨之、翹鳥尾長毛、挂縣、曲瓊玉鈞、翡翠  
羽雀、翠青羽雀、翦翦席、阿曲隅、拂薄、以翦席替壁  
之曲也、憇禪帳、纂組綬類、纂似組而赤、綺文縵、縵  
細縵、言憇帳皆用綺縵、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爲  
飾也、以故居之、砥室珠翠、錦綺之樂、招之也、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

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剪不同制、實滿宮

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箬其有意些、媵容

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

騶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

金玉爲珍、詭異爲怪、二句收上文言室中既有珍  
怪、又有美人也、蘭膏以蘭香煉膏、華容謂美人、二

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鳳，通更也。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九侯，淑女，設言商九侯之女，入之紂而不喜淫者也。迅衆，奔走疾速者衆也。鬻鬢，制法也。盛飾理鬢，其制不同，皆來實充後宮也。態恣，此說彌猶竟也。自始來至代去，柔順如一，弱顏固持，而柔弱而立堅定也。寒語辭，欲啓口而若難，甫領音而有意味也。媵，好貌。修長，頰竟，洞深也。曼長而細之貌。睇目，睇謹也。騰發，靡致，膩滑，遺視，切視，脉也。方言，躡瞳之子，謂之聯。注云，聯，逸也。離，美色衆多，溫柔承奉，招之也。以故居之。

弱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彫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轅既

些、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

翡翠已見上、紅赤白色、沙丹沙柄樣也、春秋刻桓宮楨、此蓋刻爲龍蛇而彩畫之、屏風水葵、即荇菜生水中、莖紫色、文綠波、葵之文采、風起水動卽綠波而生、陂陁長陞、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從遊陂陁之中、軒曲輶藩車、輶臥車、皆輕車也、低俛、此指車之方低而未昂、方輕而未軒、時也、徒行爲步、乘馬爲騎、羅列、官屬從衛者、羅列而待發也、草木叢生曰薄、瓊木、嘉木之美名、蘭、薄當戶而種、又以嘉木爲籬落、何遠爲言、何以遠去爲哉、以故居池塘遊賞之樂、中堂結構之美、招之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穉麥、挈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臄、臄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

肺髓炮羔有柘漿些、鵠酸、鴨鳧、煎鴻、鶴些、露鷄、胖蠟、  
厲而不爽些、薑粗、粒、蜜、餌、有饑、餒些、瑤漿、漿靈、勺、實、羽、觴、  
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  
室、敬、而、無、妨些、

室家宗族宗尊也言君既歸來則室家之衆皆來  
宗尊當爲設食其方法多端也稻今秬粳二米粱  
稷亦名稱稻擇也穉麥稻處種麥而擇取其先熟  
者挈糝黃梁香美逾於諸粱此數種之米相雜爲  
飯大苦豉醎監酸酢辛謂椒薑甘謂飴蜜臛筋頭  
臠若熟爛也或曰若謂杜若用以煮肉去腥而香  
若苦之若則訓及也吳羹吳人工作羹肺煮羔羊  
子炮合毛裹物而燒也柘請蔗取諸蔗之汁爲漿  
飲也鵠鴻鵠酸以酢漿烹之爲羹鴨雁少汁鳧野  
鴨鴻雁鵠鶴露鷄露棲之鷄有菜曰羹鯉菜





谷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損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奏大呂些、

肴骨體又菹也、致滋味爲羞、按猶一也、荷當作阿、江采菱揚阿、皆楚歌名、酖飲而藉色、若而、娛戲、眇眺、曾重、文謂綺繡細也、不奇奇也、鄭舞鄭國之舞、衽衣襟、言舞人剋轉衣襟、相交如竿也、撫案下者、以手舞案其節而徐行也、狂猶猛也、損急擊如梭擲之勢者也、或曰損當是慎之誤、激楚歌舞之名、即漢祖所謂楚歌、楚舞也、此言狂會損鼓、震驚激楚、即大合衆樂、而爲高張急節之奏也、吳蔡國名、歛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以故居、美人歌舞之妙、鍾鼓之樂、招之也、

十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敝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篳篥象碁、有六

舞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臯而采呼五白些晉制  
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簾揆梓瑟些

組綬纓冠系妖玩妖好可玩之物結頭髻激楚之  
結蓋歌舞此曲者之飾秀先秀異而先進於衆也  
篋竹名篋字從竹箒箸博雅云投六箸行六碁故  
謂六箒言晏樂既畢乃設六箒以篋箒作箸象牙  
爲碁曹偶道亦史投箸行碁轉相道史使不得搯  
行也倍勝爲牟五白箒齒言已碁已臯當成牟勝  
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謂晉因工作簿碁  
著比集犀角以爲雕飾費耗費白日言博者爭勝  
就箸不已耗損光陰也鏗撞搖動簾懸鐘  
格揆揆也以故居之玩好博戲招之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鏗錯些結撰至思  
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樂先故些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不廢，猶言不已。沈沈，沈沈。誦，徐鉉曰：誦，中置燭，故謂之誦。華，謂其刻飾華好。錯置，撰述。假大也。謂結述其深至之情思，爲詞以相樂，如蘭芳之甚大也。賦者，不歌而誦其所撰之詞，蓋人各傾倒盡極而同心陳之也。先故，舊事。陳嬰母曰：汝家先故未嘗貴，是也。以故居同心至思，娛樂無已，招之也。

三段招魂正文，巫陽之詞止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棗蘋齊葉兮，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

今憚青兕朱明承夜今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

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sup>林</sup>，目極千里，今傷春心，魂兮歸

來哀江南

亂曰以下，三闋自敘，獻歲言歲始來進也，汨去貌，菖蘋白芷並見上，貫穿過，廬江長薄，皆地名，左者行出其右，倚依沼池，畦猶區，澹池中，楚人名池澤，中日蕪，依已成之沼而復為澹也，遙望博平，春日南征，道路遙望所見，楚王夜獵也，純黑為驥，結連四馬為駟，懸火懸燈，玄天，顏容也，言夜獵懸燈林中，其火延及，燒於野澤，上蒸玄天，使天赤色也，步及駢處，步行而及，驥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誘益為前導而馳騁，以先誘獵衆，若儀禮射儀之有誘射也，若順正馳騁者，使頓通獵事，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夢澤在楚有雲夢澤，方八九百里，跨江兩源，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

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憚懼、兇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言王親發矢以射青兇、中之而懼走也。朱明日、承續淹久、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臯澤、被覆徑路、漸沒、春深則草盛水生而路沒也。日夜相承、時不可止、忽已春暮、楓木名、似白楊、葉圓而歧、有脂而香、厚葉弱枝善搖、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目極千里、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江南之地、可哀如此、不宜久留也。江上極目、惟有傷心、日月不淹、忽已春暮、所見者惟有江水青楓、魂歸江南、亦止有哀傷而已。四、及言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猶夜獵荒遊、此三閔之所以目極而傷春心也。

此篇入修門、反故居、喻楚王召還大用也。豹飾之、侍步騎之羅、喻官屬侍衛以入朝也。室家遂宗、敬

而無妨同姓之卿君臣共樂也女樂鐘鼓喻賞興  
復楚國之功也此帝曰我欲輔之意也王叔師爲  
宋玉所作、但看起結之神妙、與騷經筆墨無異、九  
辯具在泮然冰釋矣、

楚辭卷八

汝州 宗姪 故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曲沃 受業裴允文校

大招

大招三閭痛懷王之文也。不曰祭者非體也。篇首無逃二字。已明點逃秦事實。後段用賢退不肖立三公九卿尚三王。豈人臣事哉。有如此之資而客死於秦。良可痛也。文甚平淡。意甚深微。



愈乎。愈深微，讀者愈難解，而議論愈紛紛矣。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凌決行，  
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遥只。

青東方春位，其色青。謝去，言玄冬謝去而青春受之也。白日昭者，冬寒則日無光輝，故春氣和暖而後白日昭明也。只，語已詞，遽猶兢也。言春氣奮發而萬物忽遽兢起而生出也。冥，幽暗；凌，冰凍。決，周洽也。言青帝用事，白日光明，萬物乘其春氣之發，皆欲滋茂而幽暗冰凍之地無不周浹而流行。魂於此時甚無感動而逃亡也。按懷王亡走趙而被追，再入秦而病死，無逃二字，來歷甚明。

一段春氣發生及時而招，祝其無遠去而歸來也。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系

北叶西古樂府魚戲蓮葉北亦  
此叶法摠提四方下分應之

東有大海，溺水漉漉，只蜻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  
濛濛，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溺沒也，漉漉水流貌，悠悠蜻龍行貌，皓膠冰凍貌，  
皓然正白，出錯膠戾也，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  
視聽，寂然無所見聞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  
蜿只，鰕鱗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域傷躬只。

蜒長貌，說文曰：蜮似鼈，三足，陸機曰：一名射影，人  
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或謂含沙射影  
孫思邈云：亦名射工，其虫無目而利耳，能聽聞  
人聲，便以口中毒射人，王虺大蛇也，騫舉頭貌。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滂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鬣只、長爪鋸牙、諛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滂水大貌、洋洋無涯貌、縱直豎、鬣髮亂、鋸牙其牙如鋸、諛強笑、言西方有神、其狀如此、能傷害人也、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連龍赭只、代冰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顛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連龍山名、赭赤色、無草木貌、顛顛光貌、凝凝冰凍貌、盈北極、言此水凍滿北極也、

二段、四方皆不可往、文自明、

魂魄歸徠、間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兮歸徠、樂不可言、

只

招魂言壽不忍其君之死也歸楚總起下分應之

五穀六仞設菰梁只昂騰盈望和致芳只內鶴鴿鶴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

五穀稻稷麥豆麻也似伸臂一尋八尺言積穀之多設施菰梁蔣實一名雕菰膈熟致致鹹酸芳謂

嫩薑內與肺同肥也鶴即鴿鴿似鳩而小青白色鴿有白鴿黃鴿豺似狗人所同好故曰嘗也

鮮螭甘鷄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蕪

不沾薄只魂兮歸來恣所擇只

鐸

生潔為鮮螭大龜酪乳漿醢肉醬苦以膾和漿世所謂膾和者也苴蓴一名蓴荷本草云葉似初生

甘蔗根似薑牙，葢切以為香也。白蒿，春生，秋乃香。美可食。蒿，萋葉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沾多汁，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醢酸，煨蒿萋為齏，其味不醜，不薄，遠甘美也。以上諸味，有不盡好者，故曰擇也。

炙鴟、烝鳧、鮎、鶉、鵒、只、煎、鱓、雁、雀、遠、爽、存、只、魂、乎、歸、來、

麗以先只

炙，燂肉。鴟，鵒。鮎，鱸。鶉，鴛鴦。鵒，小魚。雁，肉羹。遠，急。爽，清快也。老子道德經：五味令人口爽，則遠爽者，爽快之味也。麗類也。此味之美者，故曰先以食味自恣，招之也。

四耐并孰，不翌噬只，清馨凍飲，不敵役只，吳醴白葉，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

耐，二重釀酒。秦月令云：春釀之，孟夏始成。漢亦以春釀，八月乃成。此云四耐，則是四重釀矣。并俱，翌。

不滑、啞、咽、喉、言不盟人之咽喉也。馨、香之遠聞者。榮、猶寒也。酒力醇厚、不宜熱飲、不飲、役謂不以飲。賤、役之人、再宿爲醴、蘖、米麴、漚、清酒也。言使吳人醴、醴、和白麴以作楚酒也、不遽、惕無憂懼也、以飲之、自恣招之也。

三段、以飲食招之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來、定、空、桑、只、

代秦鄭衛、當世之樂、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楚因之作勞商、皆古曲名、徒歌曰謳、揚阿、即陽阿、趙、簫、趙、國之簫、以趙、簫、奏、揚阿、爲先倡、而謳、以和之也、空、桑、琴、瑟、名、見周禮、琴、瑟、古樂、故曰定也。

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

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譟只、

武賦二句叶  
下三句叶

接連、武迹、投合也。詩賦雅樂、闕雎鹿鳴之類、叩擊也。金曰鍾、石曰磬、亂理也。四上國、代秦鄭衛、爭致其氣、極聲音之變、譟具也。

四段以音樂之美可以自恣招之也、

朱唇皓齒、嬋以媠胡只、比德好間、習以都只、豐肉微骨、

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

嬋媠好貌、比同也。衆女同德、美好間暇、習於禮節、容態都雅、豐肌和調、可舒展其心也。

媠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

靜以安只、

嬌、眇、曼、長、而、輕、  
細、則、法、釋、幼、也、

嬌、修、滂、浩、麗、以、佳、只、魯、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

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

修長、滂、浩、廣、大、佳、善、魯、重、倚、畔、規、圓、也、言、面、豐、滿、頰、肉、若、重、兩、耳、部、畔、曲、骨、正、圓、綽、綽、約、若、鮮、卑、猶

言、美、若、胡、姬、也、魏、書、曰、鮮、卑、東、胡、別、保、鮮、卑、山、因、號、焉、移、去、也、言、可、以、忘、去、怨、思、也、

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

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

易、中、和、心、皆、敏、慧、之、意、芳、澤、芳、香、之、膏、澤、昔、夜、也、

青、色、直、眉、美、目、嫵、只、靨、輔、奇、牙、宜、笑、嗚、只、豐、肉、微、骨、



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

青色謂眉也。媚美白貌。輔頰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嗚笑貌。便娟好貌。便猶安也。比德好間。易中和心。美人而有德性者。言外與鄭袖之專寵嫉妬。以敗國事者不同也。美人多至五節。其意可見。

五段以美人之自恣招之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雷只曲屋步櫺

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圃只

沙丹沙壇猶堂。觀猶樓。雷屋宇。曲屋周閣。步櫺長砌也。上林賦作步櫺。李善云長廊也。擾畜馴養禽獸步遊行遊也。

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蒨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

恣志慮只。

段大也，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錯銜，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鬱叢生貌，彌竟也。

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鴟鴻羣晨，雜鸞鶴只。鴻鵠代遊。

曼鸛鷓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鸛鷓鷓，鴻鴻鶴，晨旦鳴也。書曰：鸛鷓無晨，鷓鷓鷓鷓。曼曼行也。鸛鷓長頸綠身，似雁，鸞鳳凰之佐，故可畜。鳳，神物，有道則見，故曰翔也。

六段以離宮園，可以自恣招之也。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怡憚貌。室家謂宗。

族。盈庭滿朝廷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

接徑通路也。出若雲。人民衆多。其出如雲也。三圭謂公侯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曰三圭。重侯子男也。聽類神者。聽察精密。如神明也。篤厚。天早死。隱幽蔽也。孤幼而無父者。寡老而無夫者。察天隱者而厚之。則孤寡皆得其所矣。昆後也。正其始以及後人也。

田邑千畝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來賞罰當只。

田野邑居也。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畝田上道阜盛昌熾。冒覆章明威武也。言先以威武嚴民。後

以文德配之、死善  
美而又光明也、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  
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尚賢士、只

德譽配天、言楚王修德於內、榮譽外發、功德配天、  
又能理萬民之冤結也、幽陵、幽州、交趾、南夷、其人  
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指則相交、羊腸、山名、山形  
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言魂急歸  
來、楚方尚  
進賢士也、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陞、誅譏罷、只直羸在位、  
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只

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羣吏致事、漢法  
令郡國上計也、舉傑壓陞、選登俊傑、使在高位、以

壓階陛也。誅責而退之也。譏罷駕也。衆所譏誚。疲軟不勝任之人也。直齋謂理直而才有餘者。近大禹之指魔也。國家爲言。如此則國家可爲也。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來。尚三王只。

雄。雄赫赫。威勢盛也。天德配天之德。明。光明也。穆。穆和美貌。畢極。盡至也。諸侯立次三公。其班既終。乃使九卿立其下也。昭質。謂射侯所畫之地。如言白質赤質之類。大侯。謂所射之布。如言虎侯豹侯之類。上手。延登曰揖。墜手。退避爲讓。致語以讓爲辭。古者大射。燕射。鄉射之禮。將射者皆執弓挾矢。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射。言欲其來歸而察幽隱。存孤寡。治田邑。阜人氏。禁苛暴。流德澤。選賢能。

退罷方公侯九卿共行  
射禮而尚三王之道也

七段皆帝王之政以此招懷王其心之悲痛爲何  
如也

此篇招懷王之魂歸楚國行仁政朝諸侯有天下  
德美備於宮闈鳳凰翔於園囿化楚國之家爲三  
王之世有可爲之資竟客死於秦而不還也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聽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

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  
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敘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羣羣一作羣一定經術刪

詩書

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

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

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垂而微言絕其

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

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

以明世

八宗一作咸以明世

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



思憤獨倚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

時閭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

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

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

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云

妙續述其詞，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爲十

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

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

說，又以壯爲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余臣

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

八字、一云稽之經傳、

作十

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扶節爲賢、故有危言以

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

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

忠一作德、

榮顯而名著、

卷一作稱、

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

詳與佯同、詐也、

顛則不能扶

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

婉婉一作婉、婉一作佞、

逡巡以避患、

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

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

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

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

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

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

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諫上曰鳴

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

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

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爲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

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  
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  
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  
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  
馳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敷  
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  
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一多  
作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丘有孔、終沒以來、名儒博  
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

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敘

洪興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

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  
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闕睢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  
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  
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  
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  
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  
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正同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  
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詞賦宗、後

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爲過、益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

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處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



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吊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

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  
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  
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心無內兮其  
大無垠無澀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  
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  
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  
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  
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  
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

繫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汚泥  
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  
時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  
屈子之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  
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  
見、余故具論之、

辨騷

劉 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

翫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鷲、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霓以譬護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

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  
切今驚采絕談、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  
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  
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  
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泝波而得  
竒、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  
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  
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竒而不失其貞、  
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

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  
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銷毫煙一作雲